

散文

## 遥远的村庄

■向再春

世态般般好问疑，童梦总依依。过去，我曾见过我家的院墙里，有一块特别的石头，上面有一个深深的石窝儿，磨得很光滑，很明显是人工凿成的。我问这是干啥用的，奶奶说这是捣米用的“捣窝子”。其实那就是老辈子人用过的杵臼，后来不用了，被垒到了石墙上。

我大表姑父是我们村里第一位专门负责为生产队加工粮食的人。那时候，大食堂边上有个碾坊，里边是一盘石碾子。碾盘和碾轴，都是用白马牙子石头打造的，推起来很沉重，发出隆隆的响声。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那巨大的碾轴周而复始地在碾盘上碾轧，表面被磨得溜光。靠门口的地方有一架扇车，那东西是木制的，像一个大风箱。用手一摇，里边的风扇就转动起来，巨大的风力可以把粮食里边的糠皮儿吹出去。大姑父用一匹白马拉碾子，把一口袋一口袋的粮食碾成小米、白面、莜面、荞面。他不断地把碾好的粮食从碾盘上扫下来，再添上新的粮食。然后用筛箩、簸箕、筛子、粗罗、细罗等工具，不停地把碾碎的粮食筛呀罗呀，弄得全身上下都是面粉，就像刚从面缸里出来似的。

那马长时间拉着碾子转圈，有时候会停下来撒尿拉屎，就地解决了如厕问题。所谓懒驴上磨屎尿多，就算这马不懒它也得大小便吧！然后再拉着碾子继续转圈，那个圆圆的碾道里，蹄声踏踏，尘土飞扬。碾盘上面，干燥的粮食颗粒被碾碎，发出一片清脆的响声。空气里混杂着米面的香气和马粪马尿的气味。平时，大家基本上都是用人力推碾子，推一些原谷原糠的谷子

炒面，有时掺上一些苡麦，那就是难得的美味了。

食堂解散以后，家家户户还是自己去推碾子。一到腊月里，大家都忙着碾麦子，碾黄米。然后蒸馒头、撒年糕。碾房里就忙碌起来，一天到晚没个闲时候。因为太慢，大家只能排班，一家推完了，再轮到下一家。大家没有抱怨，因为这总比老祖宗用杵臼加工粮食快多了，碾子的推广使用是历史的一大进步。

后来，村里有了柴油机，办起了米面加工厂，石碾子被淘汰。碾坊存在了几十年，渐渐完成了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那碾轴和碾盘，被卸下来安放在打谷场的门口，充当了门卫和保护神，相当于蹲在门口的石狮子吧。现在是再也见不到它们了，不知被丢到了哪里。

柴油机是新生事物，乡亲们使唤惯了牛马驴骡，谁能摆弄它呢？当然是我表舅爷了！他年轻的时候家境富裕，读得起书，关键是他聪明过人，天赋异禀。村里大事小情，他都能安排得明明白白，头头是道。大队派遣他出去学习当“拖拉机手”，不久学成归来，开着拖拉机耕地、拉煤。每当他开着拖拉机回到村里的时候，大人孩子站在当街看，他就更加得意洋洋。坐在驾驶室，做着夸张的驾驶动作，故意开得更快，露一手给大家看。那拖拉机也很给力，突突突突地响着，朝上竖起的烟囱喷着蓝色的烟雾，一溜烟开过去了。

加工厂也归他管。他把机器安装在井井有条。用一个铁摇把子把机器摇着，巨大的轰鸣声震耳欲聋。一条宽大的皮带把

柴油机的动力传输给碾米机、碾面机。机器里排出浓浓的烟雾，那从来没有闻到过的柴油燃烧的味道，也感觉格外好闻，再也不是那骡马粪便的气味了！人们大声地说话，我只看到他们的嘴在动，听不清说的什么。谁家要加工的时候，几乎是全家出动，人手少了根本忙不过来。大人用撮子把粮食添加到机器里，孩子帮着撑口袋装米装面。加工出来的半成品从下面的出口流到一个铁桶里，还得有一个人专门在下面接着。大家手忙脚乱，加工三四遍之后，机器停下来，几袋子粮食已经加工完成。大家把面和麸皮分装好，背回家里。因为这加工的事，我每次都紧张，因为我笨，干不好就会挨训的。

有时候机器坏了，我们去看表舅爷修理机器。一个大筐箩里摆满拆下来的各种零件，他用黑乎乎的油手把一个个零件放在脸盆里用柴油清洗干净。组装完毕，那机器就又喷着烟雾轰鸣起来。他学什么都能一看就懂，摆弄这个柴油机，对他来说，算是小菜一碟！

一九八四年，村里分到户，成立互助组，家家户户仍然用牛马驴骡，拉车种地。生产大队的拖拉机已经没有什么用，就卖给了别人。那天，大队院里来了好几个人，围着那巨大的拖拉机，怎么也开不着。这里检查，那里换件，都无济于事。顺着斜坡溜车，听见那东西有气无力地突突了几声，就又熄火了！他们再把那大家伙弄到高处，再溜下去，结果还是不行。每次都满怀希望，次次都是失望而返。一个个累得精疲力尽，满脸沮丧。村里人在看热闹，表舅爷

心里不舒服，躺在家里生闷气。因为拖拉机卖了，他这个拖拉机手就没有了用武之地。几天之后，那些人彻底绝望，只好买点东西来请他出马。他也想露一手给他们看，到了现场，别人还没看清他是怎么弄的，那大拖拉机早已发出轰鸣，神气活现地站在人们面前，复活了。那些人花了十几天时间，不如他去捣鼓几下，不得不服佩服得五体投地。表舅爷开了好几年，对这拖拉机早已烂熟于心，也有了感情。眼看这心爱的东西被人开走，一时放不下，不是他小家子气，实在是情难割舍。

村里通电以后，煤油灯被淘汰，进入了新的照明时代。我们的生活一下子亮堂起来，只有偶尔停电的时候，才再用一下昏暗的煤油灯和小蜡烛。随之而来的，是村里米面加工厂也改用了电动机。加工员只要一合墙上的刀闸，那电动机就嗡嗡地转动起来，带动碾面机、碾米机、粉碎机运转，粮食加工更加快捷高效。用现在的话说，节能降耗，低碳环保，是一次动力革命。因为分产到户，这加工厂也归个人所有。大家加工完粮食，直接交加工费就得了。

春到故乡春更媚，老树发新枝。如今，农村早已实现了机械化。播种、灭草、喷洒农药、收割、脱粒等全部都可以用机器。小型农机普及推广，进入寻常百姓家，家家户户在院子里就可以使用了。养牛羊的乡亲们，用粉碎机把饲料打碎，轻而易举；用铡草机把秸秆切碎，方便快捷。农村人力资源真正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再也不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大家劳动之余，可以悠然自得地刷抖音，扭秧歌，跳广场舞了。各个自然村的米面加工厂，几乎已经销声匿迹。大家把种出来的粮食卖给国家，到小粮店里买来大米白面、各种杂粮。还有商人隔三岔五就开着车送货上门，物美价廉，应有尽有，谁还用自己去加工呢？

人事纷迁岁月迷，几度离离。隆隆作响了半个多世纪的碾坊，还有那个繁忙的加工厂，已经悄然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

小小小说

## 猜疑的后果

■刘玉国

叮铃铃，叮铃铃，山水酒厂李厂长办公室的电话响起。李厂长拿起电话：“你好，我是山水酒厂的李厂长，请问你是哪里？”“我是榆树镇派出所民警，我们所最近抓获了一个盗窃团伙，据盗窃嫌疑人交代，你们厂职工韦全四年前的木工家具，也是这个盗窃团伙所为，现在赃物已被取出，让韦全来认领吧！”榆树镇派出所民警告诉李厂长。

李厂长撂下电话，想起此事心有余悸。韦全丢失木工家具幸亏当时没有听一面之词、小题大做，否则酿成一起冤案。秘书通知韦全去榆树镇派出所认领丢失的木工家具时，韦全脸一下红到脖子。愧疚地说：“丢东西不能乱猜疑啊！拿我木工家具丢失这件事来说，生赖死赖会干的，让他蒙受了不白之冤，两家还结下仇怨，真是不应该。”

韦全说的冤会和他家是一墙之隔邻居。韦全在酒厂当木工，冤会是酒厂的技术员。以前，两家相处的关系不分你我，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谁家来个亲戚朋友的都相邀来家陪客，谁家有个大事小情都互相帮忙。要问为啥两家突然结起仇怨？只因看电视占座位，才让两家近邻反目成仇，视为敌人。

春季一天晚上，眼见快到七点时，冤会九岁的儿子急急忙忙跑去会议室占座。到了会议室，他推开门外能开的门进了屋。这时，门就着惯性自动往回关时，恰好将尾随其后也去看电视的韦全拍了个满脸蹄花。韦全十分生气，进屋劈头盖脸就给冤会儿子两个耳刮子。冤会儿子挨了打，电视也顾不上看了，哭着回到家，把被韦全打耳刮子，受了委屈的事告诉了父亲。

冤会听了儿子的话也非常生气，认为小孩子不是故意的，再说又是邻居居住着，有啥事找家长，凭啥打孩子？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冤会气冲冲地来到会议室与韦全理论起来。双方虽没动手，但骂了近两个小时。在大家的劝说下，俩人就就此作罢。

次日，韦全去木工厂上班，木工家具一件不剩地不翼而飞，他立时想到被人偷了。立即寻找线索，看地上留有许多带圆点塑料底鞋踩上去的鞋印。韦全丢了木工家具，沮丧地往家去时，看到冤会脚上也穿了一双塑料底带圆点的鞋。韦全还领人查看冤会鞋子留下的鞋印。于是，韦全深信不疑地到厂里把木工家具丢失，猜疑是冤会的想法向领导报告，并请求搜查冤会家。厂领导没有答应，因为，一是靠脚印和猜疑不行，二是搜查不出赃物怎么办？

韦全与冤会晚上打的仗，夜里韦全就丢了木工家具，现场鞋印又同冤会的鞋印吻合，不是冤会又是谁？许多人也猜疑是冤会。因此，韦全和冤会两家矛盾急剧升温。大人见了吐口水、谩骂，就连孩子们见了面也剑拔弩张。厂里多次调解也无济于事。人们闲聊有了话题，韦全还花钱找过“香头”。香头煞有介事地说：“这木工家具十拿九准是冤会偷去了！”甚至，冤会将木工家具搁到哪儿，都说得有鼻子有眼，准得像监控。

四年过去，韦全木工家具丢失一事，终于真相大白。

无独有偶，某局局长因不满意属下工作，将一股长免职。过了不几日，竟然有居心叵测、别有用心之人趁虚而入，署名被免职的局长，给局长总结十余条不作为的材料，投放到纪委信箱。此“借刀杀人”之计，让人疑惑难解。

猜疑只是怀疑，不能作为事实。尤其是处理某些问题，理应先思而后行。

散文

## 书声落在青草上

■张志磊

这两天正逢世界读书日，听着这大地上琅琅的读书之声，在这春天的光景里是这般的恰到好处，就像是一曲温馨悦耳的交响曲。我是无比希冀这首曲子的节奏长久而漫长，用阅读开辟出一条阳光大道，穿过高山和溪流，经过一站又一站的风景，满载一路的幸福。

时间过得真快，还记得念大学时，参加过伊利集团举办的“书香伴着乳香飘”草原读书月活动，自己在深夜里伴着咖啡的香气写着对读书的心得和感受，那时青涩的自己对读书的感受也停留在青涩的记忆里。过了几天从街上买了份《北方新报》，从报纸上惊喜的发现自己得奖的名字，那时得了优秀奖，奖品就是新华书店的购书卡，我怀揣着这张看似不起眼的卡片，心里好像装满了整个世界的美好，去新华书店领书路上，对我来说就是获取真知的幸福之路，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不时在自己耳边响起，原来幸福的定义可以这么简单。

我是热爱读书的，比起当下流行的网络阅读，我热衷纸质的书籍和刊物。我会沉浸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里，它会带你领略加勒比海沿岸小镇马孔多的百年兴衰，感受拉丁美洲一个世纪以来风云变幻的历史；我会欣喜于泰戈尔的《飞鸟集》，虽然诗集中都是些平常简单的事物，萌芽的小草、吹落的树叶、空中的飞鸟、流淌的河流、夜晚的星空，但就是这些平常简单的事物把对大自然那份深厚赤诚的热爱展现在我们眼前，读诗的过程仿佛自己就进入到大自然的怀抱里，耳边响起了清脆的鸟鸣。我总会被文字中那种向上的力量所鼓舞，那种即使经历过生命里的荆棘和泥泞仍然不向现实屈服的勇气和毅力，那种让你感受到天空不再渺小，我们远远能够承受生命的厚重和自己在这条路所寄予的梦想。

文学创作来源于生活，来自于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创作的根源在这，前行的力量也在这。可以说，书籍是我们精神世界的粮食和氧气，亦是我们的精神财富。其实，我们在读书的过程中感受的岂止是大自然的景色，事实上我们更多的在品读着人生。从文字的叙述里体会不一样的人生，有的故事里的主人翁或许写的就是自己，所以有的书籍会让我们爱不释手，毫无厌倦的看了一遍又一遍。

在人生的旅途中，多读书是一件幸福的事，在文学色彩斑斓的风景里，每个人的人生都会因热爱阅读而变得充沛和饱满，阅读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真实和亲切，在时光和岁月不间断的累积中，让自己找到一个新的自己。



春季的达里诺尔 摄影 冯伟

散文

## 魅力张家界

——赴张家界、韶山观光散记(二)

■柴树果

晨曦微露，睡意朦胧，车窗内已开始有人低语交谈。不知是谁说了句：“汉口到了！”话音刚落，列车已缓缓停了下来。这时，恰巧我的手机也发来一条短信，打开一看，是首打油诗：

朦朦胧胧到天明，  
睁眼一看汉口城，  
旅途劳顿与谁讲，  
最终目的韶山冲。

小平诗仄韵不说，但就这短信发送时间把握的火候叫人惊叹。

汉口位于汉水与长江汇流处。武汉市即由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组成。汉口一过，开始进入绿色的江南水乡。倚窗眺望，只见相连错落的稻田网状般铺开；水田里时有三三两两忙碌的身影；育好秧苗的稻田葱茏碧翠，宛如编织好的块块绿色地毯；偶尔见到水牛或耕犁或伫立在水田边；几只苍鹭鼓翼从田间掠过；一排排红顶白圈的阁楼掩映在万绿丛中。好一幅绝妙的江南水墨画！真是：

浓妆江南情，殷殷小康家。

过了汉口，已呈现出连绵的山岭。

到达湖北荆门站正是上午10时许，停车30分钟。顿时，站台上布满了人流，打拳踢腿的、做操的，还有慢跑的，人们利用各种方式活动四肢舒展腰身，驱赶旅途中的疲惫。

列车旁，一对年过七旬的老夫妻引起我的注目。说起话来，得知夫妻俩已退休多年赋闲在家，这也随车去张家界、韶山观光。老头儿不善言谈，老伴儿倒是快言快语：

“人家可是个名人！林业专家、人大代表、劳动模范……”

问起名字，老伴儿告诉说叫张凤。

“呵，张凤！以前在报纸上可没少见到这个大名。”我随口说。

提起张凤，还真是赤峰林业界的名人。1959年毕业于扎兰屯林校，分配到赤峰林研所从事科研工作。他常年蹲在基层，与群众同吃同住，理论联系实际，求真务实。一晃40个春秋过去了，他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编织了一个

又一个绿色的梦，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他研究实验的“黄土高坡松树栽培”，获得了国家研究成果二等奖。由于业绩突出，先后被评为自治区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望着两位老人硬朗的身躯，心中油然而敬意，默默祝愿他们身体安康颐养天年。

邻近张家界，山峰相依，隧道相连，绿野如盖，村舍和农田挂在半山腰上。这里是大山的王国，动植物的乐园。

下午5时许，列车准时到达张家界。赤峰“红色之旅”的十几个分团由当地导游引导着走出站台。站台外依然是鼓乐齐鸣，当地土家族以他们特有的风格礼仪欢迎内蒙古客人的到来。迎面几个身着土家族服饰的姑娘手衔着大红横幅，“张家界欢迎您”几个大字格外醒目。旗团被编为13团，赤峰红山区有5个人也划到我们团里。然后，我们乘坐大巴去鹏程大酒店下榻。担任我们13团的导游是位20岁出头、个子矮小的土家妹，她自我介绍姓张，让我们称呼她小张或张导。在车上，她不厌其烦地给我们介绍张家界的由来，当地风土人情、魅力湘西等，她虽然用普通话讲解，但语速过快，且夹杂着不变的乡音，让人总觉得有些牵强之感。

张家界市位于湖南省西北部，面积9563平方公里，人口154万，其中72%为土家族、白族、苗族等少数民族。

张家界市辖区内的武陵源风景区包括：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索溪峪自然保护区、天子山自然保护区三大景区，景区内奇峰耸立，万石峥嵘，融峰、林、洞、湖、瀑于一身，集奇、秀、幽、野、险于一体，被游人誉为“天下第一奇山”“中国山水画的原本”。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张家界市辖区内的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列入《世界遗产》中的《世界自然遗产名录》，2000年，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和黄龙洞被评为中国4A级景区。

张家界市正向以旅游为支柱产业的现代化国际旅游城市迈进。第二天吃过早餐后，6时乘大巴出发，去武

陵源名胜风景区之一的张家界森林公园游览。武陵源是一个具有原始生态的砂岩峰林，素以“奇峰三千，秀水八百”著称，张家界则是它的经典力作。

走进张家界，首先要登临黄石寨。在车上，导游小张征求大家的意见，是乘索道直达山顶，还是步行拾级而上。黄石寨顶峰海拔高1080米，步行要爬3878个台阶，需要近两个小时到达山顶。乘坐索道只需要3分钟，而且能饱览沿途走路无法看到的万千奇峰，最后大家一致说是乘坐索道。唯独红山区的三位团员坚持徒步上去。乘坐封闭索道登临黄石寨别有一番刺激。由于索道建在悬崖峭壁上，加之行速过快，行进在上面，犹如在空中荡秋千。上负天穹，云霞缥缈；下瞰深谷，岚气重重；伏窗瞭望，秀岩翠峰，令人胆颤而又心旷神怡。

登上黄石寨，才领悟到无限风光在险峰的美妙。放眼望去，峰岩重叠，苍翠如黛，幽谷含烟，云气仙灵，千姿百态，气势磅礴，真乃聚名山大川之精髓，让人倍感“千岩迢递藏幽胜，万叠云峰图画中”。恍如登临仙境，飘然妙哉！

黄石寨是张家界美景最为集中也是张家界最大的凌空观景台，俗有“不上黄石寨，枉到张家界”之说。相传汉朝留侯张良看破红尘，辞官在此修行后遇难，被其师黄石公搭救而得名黄石寨。张良仙逝后便葬于此。为怀念这位汉代名臣，土家人也多以张姓为荣。古时，达官显贵多在此隐居。明末，有出家人建“清平寺”于绝顶。民国以来被匪寇盘踞，历史上著名的湘西剿匪就发生在这一带。

黄石寨拥有众多的精华景点，其中：摘星台、天书宝库、定海神针、六角阁、南天一柱、前花园、五指峰、天桥遗墩、回音壁等都是不可多见的奇观异景。游览其中，让人赏心悦目流连忘返。

游完黄石寨，我们乘索道滑翔而下，在景区午餐后，又去漫游峡谷画廊——金鞭溪。

金鞭溪因拔地而起的金鞭岩而得名，溪谷全长7.5公里，是张家界风景最美的地方。沿着

溪谷小径蜿蜒而行，两边奇石伟峰屹立，摩肩接踵，抬头仰望“一线宽”，悬崖对峙倚霄汉，大有“刺破青天锊未残”之势。据说，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的许多外景都是在这里拍摄的。溪谷间，曲径通幽，流水潺潺，古木参天，藤蔓缠绕。笔直挺拔的树木都是名贵的树种——楠木和水杉，构成了一幅莽崖高峡，奇花异木，瑰丽清幽的山水丹青。

在溪涧的一座桥上，我见到一位为游客抬竹轿的土家族壮汉，正在桥边歇息，我上前和他打招呼，问他家住在哪里？壮汉抿嘴一笑，指着望不见山头的云雾深处，说：“喏，就在那上边，欢迎你去做客。”“路都没有，能上去吗？”我感到纳闷。他给我讲了金鞭岩的传说及溪谷的幽深。最后，他哼唱了一首歌谣：“金鞭岩，峰谷连，终年不见太阳面，只见猴子扔石头……”

果然，这里是猕猴繁衍栖息的乐园。不时，三五成群的猴子在林边和溪水里嬉戏，有时蹲在路边向游客讨要吃的，那滑稽的表演，让人哑然失笑。一只出生不久的小猴雏依偎在母亲怀里，母猴悠闲地咀嚼着人们递给她的食物，其它几只猴子则毕恭毕敬立在一边，不敢靠近。其实，猴子的等级观念很强，各自的身份和地位决定着尊卑不可侵犯。

顺着金鞭溪一路走来，除了欣赏旖旎的风光，还有许多别致的活动吸引游客去消费。在金鞭溪骆驼峰下的一处土家族歌台旁，我们见到一群叽喳喳笑的土家妹，姑娘们头戴围花帽，身穿红白相间的百褶裙，红石榴似的脸蛋绽开笑颜。她们上前拉住游客的胳膊，问：“土家妹漂亮吗？喜欢不喜欢？合影吧！”合影完，除了正常收取照片费外，还要付给你合影的每个土家妹小费10元，倘若不答应合影就缠着不放，让你精彩又无奈。

金鞭溪还有许多景点，如：迎宾岩、紫草潭、千里相会、水绕四门……由于时间安排，有的只能一览而过，甚至无缘相见。